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（第4辑）
王晓勇◎主编

Xiebian Shi Ji



斜边是几

韩文建 著

火车带着一颗骚动而叛逆的心，
固执地甩下这乌黑的夜，
一路奔向光明……
梦里，他们的小店开业了，
街上人山人海，鞭炮声声，
到处是彩球和花篮，以及人们的祝福。

斜边是几

© 韩文建 著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4辑)编委会

顾 问 郁伟年

主 任 王晓勇

副主任 韩利诚

主 编 王晓勇

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

荣 荣 冯国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斜边是几 / 韩文建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8.4
(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. 第4辑)
ISBN 978-7-5526-3195-1

I. ①斜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0841 号

■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4辑)·斜边是几

作 者 韩文建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)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责任编辑 苗梁婕 朱璐艳
责任校对 黄 彬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41.8 千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3195-1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:0574-87582215

徐老师对镇街上碰到的刘银才说，刘江的学杂费没交，人也没来上课，不知道金才是啥打算。金才是刘银才的哥哥。刘银才说我不知道，得回去问问。

刘江成绩不好，五年级留了一级，现在念初三，也已经是第二年。两年下来，成绩还是老样子，可是年龄却上去了，坐在教室里，扎眼地高出许多同学半个脑袋，叫人浑身不自在。

徐老师望着离去的刘银才，推了推眼镜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事不奇怪，许多学生念着念着就不念了，留也留不住，何况刘江学杂费也没交。有的学生，即便钱交了，也是说走就走了，徐老师不抱希望。不过，他还是喊了刘银才，不是抱着希望，仅是出于一份情面，他和刘银才过去是同学。

得了消息，刘银才立马慌慌张张往回赶。侄子成绩不好他知道，只是不知道自家哥哥的想法。孩子小，叫他回来做啥，好赖混到高中，考得上最好，考不上拉倒，农村娃，高中生的脑瓜儿够使唤了。可是到家一问才知道，并不是自家哥哥不准娃上学。哥哥脸上胡子拉碴，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没有哇，钱都给他了，说要住校，方便学习，还多给了两百块。”一对证，兄弟俩傻眼了，娃去哪儿了他们不知道，只知道娃不在了。

不在的原因很多，有些就很严重。比如走丢了，被人贩子拐跑了，这就五雷轰顶、叫人头大了。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人贩子的拐卖对象基

本都是不懂事的小娃子，而刘江，再怎么说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。或者遇到坏人了，比如抢劫，毕竟娃子身上有钱。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又被弟兄两个否定了，刘江身上一共不过一百八十块的学费和两百来块的住宿费，这么一点儿钱，并不显眼，又怎么会引来什么坏人？可是两颗心还是“咚咚咚”地跳不停，弟兄两个没辙，一时间，彼此都蹙眉咬牙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转个不停。

“会不会去哪儿玩了？”刘银才这样念叨了一句。

听老弟这么一提，刘金才心里亮了。年前，刘江说过不上学，要出门打工。刘英的同学在深圳打工，说在酒店里做服务员，一年能寄万把块钱回家哩。刘英是刘江的姐姐，对象在街上开了一家饭馆，学过厨艺，手艺不错，所以生意也过得去，刘英就没想着出去。谁承想，姐姐不想去，弟弟得了消息却动了出门的念头。刘金才也希望一年能有万把块钱的进项，但是仔细琢磨后，又觉得不靠谱。在他心里，只要儿子不惹事，不让家里倒贴就已经是烧高香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刘江是高价复读，钱都掏了，半拉子回来，掏出去的钱就打了水漂。想到这个损失，刘金才还是打消了让刘江外出打工的念头，于是说：“你敢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一骂，儿子就再也不提了，照常上学下学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事情似乎还没完。

“我去！”刘金才骂道。

说着就急急慌慌跳出屋去，他要去找二柱。二柱是刘江的同学，刘江年前说去打工，就是要和二柱一块儿。

二柱住在邻村，翻过梁就到，也就两三里的路程。二柱已经不上学了，在村子里的砖厂干活。他每次找刘江玩，见了刘金才都是叔长叔短地叫，很热情，还让烟，是个嘴甜又懂礼的孩子。两个孩子比起来，二柱没有刘江高，但是比刘江壮实，更像一个农村娃子，刘金才还是挺喜欢他的。

时候不大，刘金才就跳进了二柱家的院子。说是院子，石头砌的墙还没有半人高，而且到处是豁口，加上陈旧又低矮的三间土瓦房，显得破败

不堪。

“二柱！二柱！二柱在家吗？”刘金才仰着脖子嚷。

如此一嚷，从院门一侧的灶房里走出一个老太，手扶门框，佝偻着腰端着脸看。老人穿着破旧，黑布棉袄已经掉尽了扣子，只用一根麻绳系在腰间，花白头发乱糟糟地堆在头上，眯缝着眼。

“婶，在家忙呢！我找二柱，娃在家吗？”刘金才笑着，上前一步说。

“谁啊？”老人揉一揉眼，“你看我这死眼，老了，看不见了！”说着一个趔趄，差点跌倒。

“小心跌！”刘金才赶忙凑上去，伸手扶住老人，“我，后地的老刘！婶，娃在家吗？”他再问。

“上工去了，你坐会儿！”老人扭身找凳子。

“不了，还有事，我去砖厂看看，您歇着！”刘金才边说，边松手，“婶，我先过去了！”

“不歇会儿？找二柱有啥事？”老人跟着问。

刘金才说：“没事，也没啥事。”就匆匆离去了。这是二柱的奶奶，二柱娘生下二柱后一直害病，很早就去世了。面对老人，刘金才觉得说不清，也就不再多说，一门心思找二柱去了。

二柱和刘江说好，三月十日两人在县城火车站见，碰头后，一块儿去深圳。这是一个神奇的约定，意味着自己要向新世界迈进！至少刘江一直这么认为，也是这么激动着的。日子终于到了，按捺着不安又激动的心，刘江出发了。可是前天来，昨天等了一天，等到今天下午，算下来，已经有三天两夜了。那二柱，不知道咋弄的，一直不过来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如两个人一开始就一块儿起程算了，可是如此一来，刘江怕坏事，因为两个人一块儿走的话目标较大，容易让人起疑。不过如今看来，这个担心是无谓的。

刘江想过一个人走，可是车票买了几次都没买下。倒不是因为车站没票，车站票很多，去哪里的都有。刘江把钱捏在手里，一边随着买票的队伍

前移，一边朝大厅门口张望。排在队里，他看不见售票厅大门，但是可以看到从大门里进来的人，因为他们都要经过大门前面的空地。就这样，刘江一边排队，一边巴望，他希望二柱出现，觉得二柱就要来了。可是那二柱，仿佛是有意跟人作对，就是不露头，就是不露面。刘江排到售票口，对着窗口在心里狠狠骂一句二柱，就再折回去，走到队尾重新排。如此再如此，他排了无数次，也骂了无数次，以至他连在心里骂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刘江最后绝望了，他感到气愤，一刀子捅了二柱的心都有了。

二柱始终没有出现，他没有赴约，他是捣人的，或者遇了车祸？这个想法把刘江吓了一跳，他不敢再继续往下想。但很快他又释然了，因为遇了车祸，就应该有相应的消息，他昨晚在候车室里看了一夜电视，新闻里可没有报道过这样的消息。排除了车祸，剩下的就是捣人了，可是这怎么可能！因为真正出门的决心，实际上，还是二柱帮着他下的，刘江不敢相信。

二柱所在的村，名叫后坡。后坡有个叫石峰的青年，前年去深圳打工，已经干了两年。这是二柱说的，他还说学有啥上头，还不如出去打工，出去挣钱，说已经联系石峰几次了，石峰叫他过去，是什么电子厂，活不重，却有不少钱赚！这说明，二柱出门之心早已有之。刘江觉得赚钱不是关键，他在意的是出门，离开那个叫人抬不起头的教室，以及学校的生活。一想到这事，刘江就兴奋，甚至激动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

出事了，二柱铁定是出事了！刘江知道出事了，但是出了什么事，他猜不出来，心里除了恼火还是恼火。

下午的末班车是三点十五分，车票再不买就要等到明天了。不过刘江还是离开了售票窗口，这会儿，已经是两点四十分了。他看看表，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自己，说还有时间，他想到站外看看，如果再没有二柱的影子，他就不等了，他要一个人走。

“没关系，大不了沿街讨饭，然后再慢慢找活！”他想。

总有机会的，他把最坏的遭遇都考虑到了，无论如何，都比在家强，比

在学校强。他老爹就常说一句话,事情最怕不做,只要做了,总会有办法的!他记住了,不但记着,还决心要在自己身上实践一番。

就在刘江往售票厅门外走的时候,迎面进来一个人,不偏不倚,跟刘江撞了个满怀,撞得刘江气不打一处来。“你慌什么?!”刘江站稳,正要发火,却傻眼了——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刘金才。寸把长的头发立在头顶,黑中夹着白,仔细瞧,当中还冒着热气,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,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着气。

刘金才在家找到了二柱,二柱起先不承认,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把刘江出卖了,会遭人唾弃!可他还是说了,不说不行,他爹在场。二柱爹把眼睛一瞪,说:“咋回事?到底咋回事?你说!说不说!”说着捡起一块砖头,二柱就怕了。二柱他爹知道这事,只是不知道二柱跟刘江一块儿,他知道刘江还在上学,根本就没往刘江身上想。二柱在砖厂的工钱,被二柱爹领走了,因为钢柱定亲,手头缺钱。钢柱是二柱的哥。

二柱加班到夜里十二点,也是先前给厂长说好的,他要出远门,就拼命干几天赚路费。大家都同意,因为这是好事,二柱出去闯,对大家都有好处,万一他成了,也等于给大家走通一条道。如今盛行外出打工,只是苦于没有路子。如此一来,指不定哪天还可以去找二柱。当然,二柱未必就有那个能耐,但是村里劳力多,砖厂不缺人。走吧,有胆就出去闯,还可以给大家一个念想。这是人们的心声。收了工,二柱找厂长要钱,一要才知道钱没了,不但没了,反而欠下砖厂三百块,是他爹借的。二柱头大了,半夜三更回到家,给爹闹,可是闹有啥用。二柱爹不反对二柱出门,只是眼下用钱太紧,叫他晚点去。总之,钱没了,花了。没天理!气死人了!到了第二天,二柱四处借,可是借不来,一个娃子家,没人相信他,也没人敢把钱借给他。末了,二柱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,心想完了,完蛋了,想必刘江已经走了。

“回去!在这干啥?”刘金才一把抓住刘江。

“爹?!”刘江睁大眼睛,想挣扎,想跑,可是更多的还是慌乱,这令他猝不及防。真是奇怪,爹怎么来了?肯定是二柱!

“回去!”刘金才嚷嚷着就把刘江拉出了售票厅。

“不回!”出了售票厅,刘江挣脱了,“我不想上学!”

“说啥哩!”刘金才一脚踢在刘江屁股上,“不上学也得回!”说着,刘金才再次抓住刘江,这次抓得很紧,挣不脱了,以至于让刘江感到了被抓的疼,一时间,只得咧着嘴巴,不情不愿地被爹拉着朝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走去。

“去你的二柱,你不来,害你老子被逮住!”刘江恨恨地想。但是气归气,路过家的长途车,十五分钟一班,不缺,也不必久等。可以说,一离开火车站他们就坐上了回家的汽车。一上车,刘江彻底泄气了,因为这意味着美梦破碎,憧憬没有了。

到家后,刘金才把儿子锁在屋里,不再理会,只在第二天才把刘江叫醒,说起床了,上学去!这几天,刘江一直没睡好,回家后倒也安生了,不再提心吊胆,倒头就睡。被爹叫起来的时候,刘江感到一阵清醒,他希望昨天、前天和大前天仅仅只是一场梦。可是身上的钱确实没有了,胳膊还隐隐作痛,捋起袖子,被爹抓过的痕迹还没有完全褪去,紫红一片,那是爹的手指头留下的。

刘金才吆喝着,被刘江娘拉开,刘江也已经坐起来。

“江,起来吧,饭都好了!”刘江娘立在床边,平和地说。

刘江望一眼娘,有点无地自容。他没料到逃跑了还会被抓回来,所以无话可说。看了娘一眼,他又把头扭回,然后低下头,揉了揉眼睛,又磨蹭了一阵子,才再次望向娘。

“知道啦!”他不耐烦地说,掀开被子,穿衣下床。

想来想去没有办法,刘江也只能先去上学了。其实不去也不行,吃了早饭,爹就在前面引路,丝毫不敢有一丝怠慢。太丢人了!没走掉,反而被

抓回来,同学们见了会怎么说?不被笑话死才怪!气死了,但是也只能这样了。其实也无所谓,在学校里被笑已久,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,刘江承受得住。只是计划泡汤了,叫人提不起精神,感到郁闷。

在班里,刘江个头高,但是成绩差。瘦瘦高高、白白净净的一个人儿,天天被罚站,被每一科老师数落和嘲笑。对此,他已经受够了。刘江明白,这不能怨谁,只怪自己,天生不是上学的料,他也想学,好好学,争取跑到前头去。可是无奈,老师在上面讲,自己在教室里听,听着听着就听到教室外面去了,或者浮想联翩:谁谁谁欠揍;某某某长得好;放学后去哪哪哪;礼拜天咋咋咋……都是乱七八糟的课外场景。

不听讲,自然就搞不懂,成绩也就上不去。可是没有成绩,却天天坐在教室里,自己落后,还拖累整个班级,就叫人大为光火了。在这种状态下,学生就不是学生了,而是班里的病,且是大病,叫老师们头疼,更叫同学们不待见。头疼的结果只有一个,那就是数落,无尽的数落。而不待见,更是一种伤害,是一种以嘲笑的方式展现的伤害。在无尽的数落以及嘲笑下,刘江别无选择,只有逃离。

不过还是回来了,这一次,刘江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课了。现在是初三,其实初一的许多课程都还没有学透,他搞不明白。刘江不再问,因为曾经有一次提问后,他被老师臭骂了一顿,之后就再也不敢问了。也怪不得别人,哪有初三的学生连初一的课程都不懂的?坐在教室里,刘江满脑子都是二柱怎样了,他咽不下这口气,气死了!

浑浑噩噩熬了一天,一放学,刘江就在砖厂找到了二柱。一问情况,刘江对二柱的气就消了,但是得出了一个结论:做老子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!显而易见,要么总是坏事,要么就是把人管得太严!虽然这样愤愤不平,但是事已至此,已无力回天。二柱的钱没了,自己的钱也上缴了。年前姐姐给了他两百块,叫他买衣服和过年用,刘江没有花,好在这个钱刘金才不知道。如果知道了,这会儿就不会装在刘江的口袋里了。不过这个钱

太少,看情形,得再想别的招儿。只是这招儿,两个人都没有,末了,只得不欢而散。

回到家,刘江就躲进屋里,把书和作业本都拿出来,抓着一支笔趴着,摆出写作业的姿态,可是并不真写,他没有这个心情,只在有人进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写上几个字。刘江的脑海里没有别的,出出进进,都是装进爹兜里的钱。可是爹兜里的钱是不好要的,苦思冥想却没有法子,再“住校”已经行不通了,或者说买书、买学习资料?也不是啥好办法。琢磨来,琢磨去,死活没有招儿。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,往往最容易冲动,刘江真想跳起来,把书和作业本丢到地上,痛痛快快地发泄一次。不过他还是忍住了,内心仍然留着一分理智。刘江清醒地意识到,目前还得装下去,因为爹留意着呢。

家里的母牛下仔了,院子里吵吵嚷嚷的。

“牛娃真齐整,妈呀,可比成贵家的大!”三根叔的声音。

“是哩,下的也是好时候,刚好跟着啃青草,哈哈,真是好!”爱琴婶的声音。

刘江听着院子里的动静,一时间,倒把许多愁事忘记了。他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头小牛,一开春,原野里到处都是青草,青草绿油油的,长满了山沟以及坡地。小牛在原野里跑,不必上学也不必听课,更不必被数落和嘲笑,跑来跑去,饿了就吃鲜嫩的青草,累了就立住或者卧下,要么抬头看天看远方,要么就睡一觉,梦一梦山那边的世界……

“江江!”

“嗯?”

这是刘英的声音。刘江起身,一个长发披肩的俊俏少女站在桌边,穿着一件花格子大翻领风衣,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。

“困了到床上睡吧。”刘英说。

“哦,姐!”刘江应道。

“你咋又想着出去,让咱妈生气!”刘英皱一皱眉头。

刘江没有吭声,把脸扭向书。刘英比刘江大五岁,平日里街上见了,总是塞给刘江几块钱,叫他零花。所以刘英说啥,刘江一般不犟嘴。

“不是给你说了,上完学,外头天大地大,由着你去闯呢!”刘英说。

“姐,知道,知道了!”刘江不耐烦地说。

见刘江不开心,刘英也不再多说,在屋里站了一会儿,欲出去,又不死心。“你也这么大了,姐也不愿说你,别叫咱爸咱妈生气。再上几年学,姐支持你出去,男子汉志在四方……”

“知道了,姐!”刘江打断刘英。

“好好好!不说了,不说了,你写作业吧!”

刘英说着,叹口气出去了。刘江皱着眉头,目送姐姐出去。不一会儿,他又扭过头,似乎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这会儿,刘江的心里并不轻松,一时间,把捏着的笔往本子上一摔,不由得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刘英对刘江的影响很大,而这影响,并不是因为刘英比刘江多懂多少事。事实上,刘英也只是二十出头的同龄人里一个爱说爱笑的丫头。不过刘英在刘江面前,永远是一副姐姐的派头,即便显得稚嫩,甚至做作。好在刘江认可,心里更有这个姐姐,也并不觉得姐姐故作姿态,爱把自己扮成大人样。相反,在刘江的认知里,姐姐的话,永远是有道理的。刘江尊敬姐姐,所以并不觉得姐姐唠叨。刘江不爱听,是因为事件本身太郁闷,叫人无法理直气壮。尽管抓回自己的是爹,但是依然让刘江感到不光彩,感到别扭,不愿意再被提起。不过刘英的话以及态度,使刘江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件事。有那么一刻,刘江感到惭愧,感到罪恶,甚至觉得自己做错了。

刘江心烦,不愿在屋里待着了。装样子已经失去了意义,他想出去,出去走走,散散心。更重要的是,他需要重新认识,重新考虑,究竟是不是自己错了。

二柱比刘江矮半头,是个敦敦实实的少年,他想出去,是因为砖厂的

活累,又不赚钱。从家里出去,能赚大钱,又能开眼界。只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,想出去,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:一是有伴,二是有钱。刘江动了心思后,二柱倒也惊喜了一阵,因为有伴了。后来就一直等,终于就要成行了,却又出了问题。——真扯淡,啥事都能碰上!如今又欠下三百块,还得白干一个月。其实干就干,二柱不怕多出力,也不在乎推迟个把月,只是误了事,谁知道刘江那边有没有变数,还有没有戏。经过这事,人家怪死了自己,尽管是兄弟,是哥们,但是情归情,错归错,这事怪自己。为此,二柱懊恼不已。
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,一个月后,刘江和二柱又碰了头。在街西头,一堆人那里吵,刘江放学回家,刚好经过。至于吵什么,他没有心思听,也没有心思理会。经过这一段,他骚动的心已经平静了许多,但是仍然没有厘清,到底该不该出去,自己究竟有没有错。回家还要走上几里路呢,他一心想着回去。

“老刘!老刘!”二柱的声音。

“张二柱?”刘江望过去,二柱从人堆里挤出来。

“你怎么回事,见了面也不招呼一声!”二柱说。

“我没看见你,没有!”刘江说。

“哈哈,逗你玩的!”二柱笑着。

“那里怎么了?”刘江终于把目光移向人堆。

“没啥,三人买一头牛,在吵呢!都是白痴,吵吧,吵死才好!”二柱说。

“三人咋买一头牛?”刘江问。

“牛缺呗!不理它,放学了?”二柱问。

两个人一块儿往回走,像以往放学一样,一直走到前面岔路口才分开,刘江回家,二柱继续走。上学的时候,刘江会在岔路口等二柱,如果二柱早,二柱就直接上刘江家。两个人形影不离,不过这都是半年前的事了,如今,刘江还在学校,二柱已经是自由人了。

他们边走边聊,很快就聊到了外头。这是个敏感的话题,刘江有点犹豫,二柱的底气也不足,他口袋里没钱,也就不敢乱说话,怕真把人鼓动起来,到时候又走不了。那就不仅仅是走不了的事了。二柱知道,那是信誉,张二柱的信誉没有了。——弄啥啊?要走又没钱,没钱就别嚷嚷啊,把人坑死!

“徐国威做班主任了?”二柱问。

“是啊,不是都给你说了!”刘江答。

“哈哈,那你小子就有得受了!”二柱说。

“我又不惹他,受什么!再说他是我叔的同学,也不会对我怎样!”刘江说。

“呵,牛了,真牛!”二柱笑了。

两个人继续走。其实刘江说的是违心话,徐国威整天盯着他呢,学校里有点事,他老爹一晃就知道了。刘江清楚,这都是拜徐国威所赐,像防贼一样监视着他,一有动静,他叔就知道了,他叔一知道,消息也就到家了。为此,刘江快烦死了。

“不出去了?”二柱还是问到了这个话题。

“你有钱?”刘江来了精神。

“嗯……”二柱为难了,欲言又止。

“有没有,啊?有没有?”刘江立住,一把抓住二柱的胳膊,期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没有钱,刚顶了账,那老郭,一分都不给!”二柱愤愤地说。

“熊包!你自己的钱都看不住!”刘江泄气了,甩开二柱的胳膊,自己独自走开了。

“哎——等等,等等!”二柱跟上去,“我也不知道啊,我爹当家,我有啥法子!”

二柱很委屈地跟上,刘江白了他一眼,不再说什么。两个人继续往前走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刘江体会到了,钱这个东西,或

许不是万能的,但是没有钱寸步难行!

“明天上工?”刘江问。

“上工!”二柱答。

“明天礼拜天!”刘江说。

“明天不上课?”二柱问。

“不上!”刘江答。

“嘿,真美!”二柱说。

说话间,已经到了岔路口,刘江一直朝家走,也不理会二柱。二柱立着看了一会儿,也扭身朝坡上走去。自从上次的事情败露,二柱再没到过刘江家,他清楚刘江家人对他不满。尤其是刘金才,对他失望透顶,街上见了还会数落他,叫他别把刘江带坏。哎哟,这哪跟哪啊!二柱不好说什么,毕竟人家是长辈。

刘江回到房间,一刻都待不住,丢下书包就出去了。刘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,觉得无聊,又扭身回去。不一会儿他又出来,目光扫了一圈,毫无着落,尽是无奈,继而朝灶房走去。娘的饭已经做好,叫刘江吃,刘江说不饿,又扭身出去了。离开灶房,刘江顺着墙根走,一步一步走到后院。后院是牛棚,爹还没有回来,因为牛棚是空的。牛不在,这也意味着爹还在坡上,叫人感到一阵舒畅。刘江怕见爹,一天到晚板着脸,叫人头皮发麻。就在心里一阵轻松之际,刘江盯住了空空的牛棚,他盯着盯着,心里亮了。刘江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并被这“大胆”吓了一跳。他屏住呼吸,呆呆地站着,一时间,人被钉住了似的。不过刘江还是决定了,扭身离去,他走过院子,直接出了门。刘江出去后一直走,三步并作两步,不过快到岔路口时他立住了,琢磨了一阵,精神失常似的,竟又扭身朝家里走去。回去后,刘江变了,整个人显得精神了,他大步拐进灶房,说要吃饭。

吃了饭后,刘江又出去了,说到同学那里玩。刘金才也已经回来。近一个月来,老师和家长看得紧,没有再出啥状况,刚好明天礼拜天休息,刘江

要玩,那就去玩吧。

不过刘江没有去玩,而是找二柱去了。对此,家里人一无所知。刘江晚上回来得也很早,一回来就写作业,房间里的灯一直亮到大半夜。

“江,该睡了,明儿再写!”娘隔着门喊。

“嗯,就完了,快考试了!”刘江应道。

第二天一早,刘江起来,脸不洗,牙不刷,先端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转。他转来转去,终于转到后院。到了后院,刘江并不看书,而是盯着圈里的牛发起了愣。

“装洋蒜!看书不回去看,外头冷!”刘金才到了后院。

“哦,哦哦……屋里闷得慌!”刘江说。

“闷了放牛去,坡上也能看!”刘金才说着,收拾起后院的活儿。

“嗯……嗯!”刘江端着书的手抖了一下。

“抖啥?穿厚点去!”刘金才说。

“那……那我去放牛,反正坡上也能看!”刘江说。

“行!”刘金才应,他停住手里的活,扭脸看刘江。

被爹这么一看,刘江心里一慌,不仅抓着书的手抖,连整个身体都抖起来!

“那……那……吃了饭再去!”刘江说。

刘金才望着儿子,不由咽下一口唾沫,又见儿子慌慌张张离去,消失在山墙根儿,并没有多想,只是会心地笑了。

刘江是有变化的,这变化是慢慢展现的,人稳重了,做事谨慎了,仿佛一下长大了,这正是刘金才所期待的。对于刘江的学业,刘金才不抱什么希望,这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,只求他踏实做人,一步是一步,也就满足了。另外,刘江上头是刘英,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,自小就被他娘惯坏了。不过儿子的本质是好的,这点他坚信,刘江人老实,也善良,只是如今还小,不懂事,慢慢大了就好了。